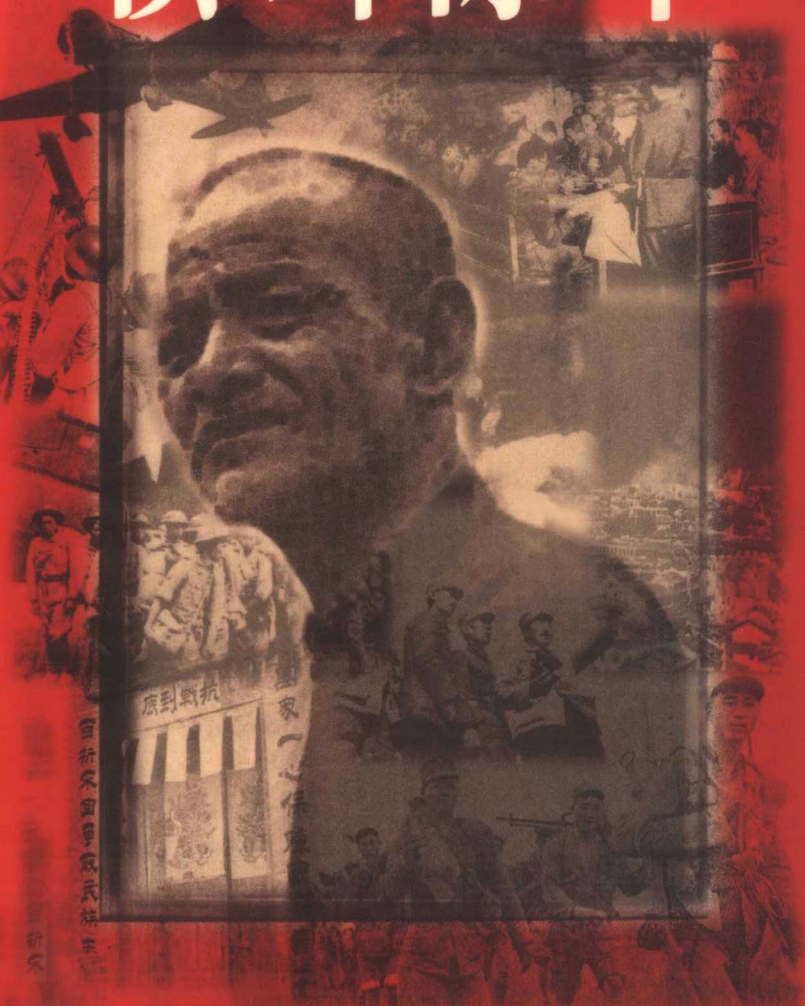


第 12 届 全 国 大 专 文 学 奖 精 选

侦缉陈年



梁靖芬◆陈淑君◆李婉迎◆杨嘉仁◆房斯倪
许世强◆马瑞玲◆许通元◆陈志鸿◆曾维龙



文学

29

侦缉陈年

第12届全国大专文学奖精选

梁靖芬 等著

千秋事业社 出版



文学

29

侦缉陈年

第12届全国大专文学奖精选

作者：梁靖芬 等
策划编辑：徐婉君
封面设计：史美星

社长：傅承得
发行人：傅兴汉
行销顾问：林谷烨
创意顾问：游川
法律顾问：王瑞隆律师
业务经理：何明燕、郑敬源
出版：千秋事业社（马来西亚）
总经销：大将事业社（马来西亚）

MENTOR PUBLISHING SDN BHD (473710-T)

Gr. Flr. , Vision Learning Centre,
17, Jalan Balai Polis, 50000 K. L. , Malaysia.

Tel:03-2066288 Fax:03-2066266

E-mail:mentor@po.jaring.my

印刷：Ban Aik Enterprise

初版日期：1999年9月11日

定价：RM 12.00

著作权所有·侵害必究

国际书号：ISBN 983-9768-39-5

图书分类：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Zhenji chennian:di 12 jie quanguo dazhuan wenxue jiang jingxuan]

侦缉陈年：第12届全国大专文学奖精选／梁靖芬 等著

（千秋文学：29）

ISBN 983-9768-39-5

1. Malaysian literature(Chinese). 2.Chinese literature--Malaysia

I. Liang, Jingfen. II. Series: Qianqiu wenxue;29

895.1

本书如有缺页、破坏、装订错误，请寄回本公司调换。

另一次出发

南方学院自1998年12月盛意拳拳承办第12届全国大专文学奖开始，因本书的出版而终告一段落。

文学是一辈子的事，复办大专文学奖遂成义不容辞的任务。我们深感荣幸的在张景云、傅承得及祝家华3位先生，组织“全国大专文学奖委员会”，谆谆带领下，复办“冬眠”了2年的全国大专文学奖。

1999年2月，征稿初期，我们担心稿源不足会成为文学奖成功复办的绊脚儿。然而，6月中旬截稿，结果却令人兴奋。

本届文学奖共分四组，即散文、诗歌、小说及文学评论组。诗歌组的参赛作品最多，共93篇；散文次之，49篇；小说组39篇及文学评论组14篇。因文学评论组其中一篇参赛作品不符合参赛规则，本届参赛作品总数是194篇。

由于各大专文友的踊跃参与，不仅让本届文学奖顺利复办，进而也提升了马华文坛的创作风气。众多大专文友的支持当中，要数马大、博大及工大的参赛作品质量最高，值得欢悦，同时也厚望其他大专文友在来届文学奖再加把劲。

奖金筹募的困难似乎是每一届文学奖的“主题”。我们尝试向多位商家及文化机构负责人征求赞助，回应并不理想，只有两组找到赞助商，其余捐助

部分奖金或书籍。主办单位在此向热爱马华文学的赞助商和支持者致谢。

最后，寄望来届全国大专文学奖办得更出色，让文学花园百花齐放、欣欣向荣。

复办，只是另一次出发；长久坚持，才有结果。

陈思铭、梁国强
(第12届全国大专文学奖筹委会主席)

目录

序.....

另一次出发／陈思铭、梁国强／3

散文.....

侦缉陈年／梁靖芬／9

Kopi O／陈淑君／17

遗忘／李婉迎／22

诗.....

索引／房斯倪／31

99年——窘态持续著／杨嘉仁／34

城市里的电话亭里的城市／许世强／38

小说.....

生之礼拜天／马瑞玲／45

陌生地带／许通元／57

三个人的晚餐／陈志鸿／72

文学评论.....

异乡里的说故事者／陈志鸿／87

我对诗歌审美的期待与沈思／曾维龙／99

女性关怀与女性观点／李婉迎／110

附录.....

第12届全国大专文学奖得奖名单／126

第12届全国大专文学奖评审及筹委会名单／127

散文

侦缉陈年

梁靖芬

地面先是响起一连串震耳欲聋的警报。随即一大片的天空像是忽然下陷般，滚出了一群振羽的蝗虫。待蝗虫飞近，才看清楚那是敌军前来空袭的铁鸟，正挺直双臂弥天盖地而来。地面的人群仿佛被砸了窝的蚂蚁，纷纷四处窜逃。狰狞的铁鸟不顾一切地抛下椭圆型的铁蛋，铁蛋以迅猛的身姿坠下，其无情冷酷的外形已足以轰开地表的外层。

天空的另一边，遽然升起一队精锐的雄鹰战机，整齐地俯冲而来，顷刻便使广袤的天空成了厮杀的旷野。雄鹰当中有一位年轻机师，高颧骨大眼浓眉宽肩膀，正全神贯注地盯著敌机。年轻的机师将来袭的铁鸟锁在目标仪表板上，正想迎面痛击，铁鸟却机警地倾斜左转，避开了年轻机师的视线，还霍然向年轻机

师左侧直撞过来。年轻机师紧咬下唇，急忙把半月形的操纵杆向上拉，再用脚转动舵脚踏板，带动机尾的竖式舵，机身立刻向上昂首仰冲，漂亮地扫了个弯，出其不意拐到铁鸟后面。年轻机师一呲牙，右手母指立刻按下了红色的按钮，飞弹嗖一声笔直出击，铁鸟连颤抖的机会也来不及，就化成了一朵沸腾的火花，灰飞烟灭。眩目的火光映红了年轻机师俊俏的脸庞。他重重地呼了一口气，面罩里面盛满胜利的笑容。若是没有面罩的束缚，那必然是一番豪气万千的仰天长笑。我想。

那是我在电脑的虚拟战争游戏里临摹出来的印象。战争毕竟年代久远，远方半岛的空袭始终只在电视与报章上肆虐。我肘桌掌腮，抬眼凝望眼前这位北方来的大伯。那一只当年按下按钮的右手母指，而今安分的挟著一双木筷子，却有点颤抖地在饭菜前徘徊。然后在微微冒烟的芽菜豆腐前犹疑起来。这是当年的年轻机师。据说是那熟悉又陌生的国土上的第一批飞行员。

我想像那时的飞行员，雄赳赳气昂昂地成排站立，青绿色的制服必然覆盖著一副剽悍的身体，瞪著鹰鹫般锐利的目光，衣袂幡幡迎风而立。每一个人都展现出一副庄严威武的神情，深沉大度的气派。身后，蹲踞著崭新的深褐色米格战机，机身在阳光的映照中荡涤著一疋肃穆威凛的神采。一位军官踩著稳健的步伐走来，鞋根踏得地面噤噤作响，他中气十足大喝一声：报数！飞行员们立刻壮著啜门：一、二、

三……。

饭桌上，父亲与叔父们侃侃而谈，不时言及这位远方来的大伯。往事，像是不时含在口中的菜渣，在口舌反复嚼动中随著唾液四溅开来。一切是那么的随手拈来，仿佛时间，根本不足以将记忆的皱褶熨平。我与几位年幼的小辈们只有聆听的份，偶尔向大伯投去钦羡的眼光。

只有大伯安静地扒著饭。随大伯前来的堂姐熟练地挟了些芽菜到大伯的瓷碗里。我偷偷斜眼轻瞄，企图从大伯身上寻找一点经过岁月磨练而蟠虬的腱肌。可是却只有瓷碗上万寿无疆四个被框在圆圈里的古字，从他干瘪的指缝间逃出。古朴苍劲的字体居然与大伯像松树皮的双手配合得像一樽古玩。大伯始终不发一言，只是不时在听到其他人谈到一些趣事时裂开嘴，呵呵呵地和笑几。一个陡起的记忆猛地闯入我的脑海……。

细雨纷飞的九月，家乡的九皇爷庙前香烟袅袅，人们赶集似地凑合著上香。庙宇的右边搭著一座简陋的戏台。戏台上偶尔竖起四根龙盘大柱充作宫殿，有时又会插上几棵杨槐当成郊野。锣鼓声中，上京的书生抛妻的状元打虎的英雄六月的飞雪都热热闹闹地在里头唱著戏。然而，唱得再精彩再声竭力衰，吸引我的，却是沉默如布景的丫鬟，跑龙套的士兵，或替主人扛包裹的仆人。我偏偏觉得他们最好看。他们越安静我就越好奇，那紧抿的嘴里，到底囚困著一则怎样

的故事，为什么不让他们说话，要如何才能让它逐一飞散开来。在含蓄跌宕的情节中，在溯洄迂流的吟唱声里，他们沉静参与著演出，依剧情需要大呵或陪笑，有时更安份得有点窝囊。可是，一种因静穆而产生类似洞察先机的神情让他们变得耐人寻味。就像眼前的大伯。

大伯就像是从戏台上走下来的配角。在那对他来说是国土，在我就是异乡的地方，一直是我思绪所无法触及的空白。因此有著说不出的吸引力。当年大伯原本与其他的兄弟一样，都属于椰风蕉雨的子民，却在一次故土的召唤下回到北方，直到现在才有机会回来。我期待这难得的来客能絮絮叨叨地告诉我他的故事。然而，我甚至没能重温大伯当年据说豪爽的笑声。时间高明地给大伯易了容，把英姿焕发的青年换成了老态龙钟的老人，连脑层里的库藏也变了样，改得让主人都不认识了。老人的双眼飘浮著一层厚厚的阴翳，似乎遗失了一部分的记忆与灵魂。老人习惯茫然望向远方，我常期望他就这么打开了隧道之门，刚好让我赶得及赴一趟时光之旅向陈年人氏追溯而去。

大伯曾吵著要回去看一看早已空置的祖屋。那是他回来的一个愿望。因此我一厢情愿地相信大伯一定还记得些什么，虽然他已逐渐显现出无奈的痴呆。在已被蔓藤攀附的板屋前，大伯趑趄起行走的姿态格外引人注目。缺了门扇的窗口黑漆漆地好像随时可以吞噬下大伯单薄的身影，连那副瘦骨也可在顷刻间涣散。良久良久，大伯居然稳住持著拐杖的身体，怔怔

地望著破屋露出神秘而悠远的笑容来，并叠声喟叹：没变没变……。

同行的另一位伯父蹙眉瞥了破屋一眼。我知道他心理一定嘀咕：怎么没变……从前的泥路现在铺上了柏油；屋后的野蔓藤长成葳蕤的雨林乔木；不远处湍急的霹雳河水也流成处处浅滩的平缓流溪。大伯似乎并不理会这一切。也许时间，早在大伯长久思念的脑海里编写出一套不为人知的典藏，进而辗转成错觉，大伯原想跨越时间隧道而来，不巧米格战机毕竟赶不上光速的驰骋，下错了时光虫洞，反而成为一位饱含寓意与陈迹的陈年人氏。我想，那是我对陈年人氏充满兴趣与好奇的一次启蒙。

后来的4月，我与父亲走了一趟北京。初春的城市居然给我如面对大伯般，想抽丝剥茧去览阅的欲望。街上车水马龙，穿戴时髦的男女，踩著脚车或驾著汽车在马路中穿梭。各色霓虹彩灯即使在大白天，也争著和早放的桃花互斗艳丽。一栋高耸的大楼顶上，竖立一块醒目的数码荧幕，交替展示城市的气温与时间。这俨然是一座现代的都市。然而，我分明看到了陈迹的魅影。繁忙的交通要道神气地横铺在昔日宫门前，那街道居然称为长安！城市的中轴，从重重叠叠的楼门掀开序幕，金顶红墙的宫殿坐镇成独特的星辰之都，以御道为中心的南北干线贯穿全城，直到钟鼓二楼以强有力的节拍谱上尾声。就像一部气势磅礴的交响曲，悠久地在辽阔的土地上回荡再回荡。而那穿戴整齐倍受呵护，在脚踏车上有著特别位置并红

著腮帮的小孩，又太像尊贵无比的小皇。

稍离禁城，牵扯著我眼光的，转为钉著红牌的500年古树、灰蒙矮小露著土砖几乎无窗的平房、卖冰糖葫芦的小贩、以及纷乱交错的胡同。那是曲折的一道小石径，嵌在墙与墙的胸臆间。小径先是笔直地伸延，却在不远处遽然拐弯，不知去向，令人油生陷溺幽闭的联想。在身旁汽车里移动著的人们，虽然早已脱下青衫长靴，剪去及臀辫子，却像错置了时空，分明是从古画上走出来的陈年人。历史与发展，同样在时间上蹒跚而行，同时把我慑服。我蠢蠢欲动地亲眼目睹时间在这土地上并未消弥的痕迹。可惜在短促的行程中，我是怎么都无法追根刨底的看个明白。

大伯留在这里的时间不长。我一直没有太多的时间和大伯相处。这让我欲向大伯探听往事的努力产生一定的阻扰，几乎像是囫圇吞枣的阅读一部长篇小说，最终只能陷入混乱的泥沼中。有一个时期，我疯狂地迷上西方哲学，总在夜雾低垂时捧著书本吮吸前人睿智累积的果实。这一刻挽起裤管涉足于笛卡尔的思流，下一刻却拖著黑格尔粗大的手掌在历史的长流上散步。稍倾，又敞开双掌去摸索萨特的虚无。床头的小书箱摆上好几本借来的哲学丛书，每一部，都可以穷一生的精力去钻研。我的脑袋恒常响著大师们掷地有声的言论，各种主义铿锵热闹地碰撞著，却像一团刚入伍的新兵，杂乱无章又笨拙地翻著筋斗。时间一长，它们不但没有替我打开智慧的轩窗，反而在我本来就单薄的逻辑理论上套上一条超小号的裤子，绷

得马上就要绽线了。我惊觉自己对各种奇异的冥想过分纵容，常常将私人的焦虑提升为庄重的哲学问题。所欲寻觅的答案，却永远没法在履步唯艰的泥沼里相逢。再不然，我不再对自己过去的任何想法和感觉有所把握，不清楚那是真正属于我自己，抑或只是借用一下现成的思想库藏，作为一种瞻仰前人智慧的神圣仪式。于是我不得不暂时停止那种草率的阅读。同样的，我不能用略读的方法去向大伯伸出探索的源头。

我曾经在一本画册中看到几代帝王的肖像。一直到我看到了他们眼中垂暮之年的惶恐，我才恍然明白，为何觉得他们都相似得骇人。我逐一荡过他们骆驼似苍老的脸颊，偶一抬头，就有很深的忧患掉下来。我不知道，要更进一步的体会陈年的故事，是否亦要倚靠一定的经历。我将年老放入口中仔细咀嚼，却觉干涩如榄。那滋味就像是穿惯了球鞋的人想要换上幼秀的高跟鞋般，自然无法讨好地自虐双脚，或如邯郸学步，连本来年轻的滋味都混感不清了。

或许，陈年，并不单纯的代表年华老去。历史能让一个稚气的小童也配收入陈年的行列里。这比单单究读皱纹的深刻有趣得多。从完全想像的臆测，及对大伯沉默的观察，到亲眼目睹古都的吊诡，尔后间接聆听陈年人氏化为铅字的对话，我踉踉跄跄游走在领悟与混感的边缘，也许要等到有一天，我也被编入陈年的史册时，才能真正领略那些奥秘。

一直到离开这里回去的那一天，大伯都没告诉谁那一段飞翔的故事，而带著我窥觊已久的期盼离开。

我觉得自己在侦缉陈年的任务上又面临了一次失败。后来听说，大伯临上飞机之前本面露微笑，却没能在最后守住眼底的海洋。于是一切，我只能若有所失的猜测当时的情景——

他先是向每一个人展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他的嘴厚大，那一朵笑在嘴上绽露许久才渗到脸颊边，却忽然硬硬生生的碎掉了。泪水于是沿著岁月凿出的沟壑绵绵泊泊的流下来。